

我见到指挥家是很多年前了。那时我二十岁，他四十几岁。一个大交响乐团，坐在一个大草棚的礼堂里，演奏家们都穿着劳动的服装，他们都在这儿劳动、学习，然后抽出一些时间坐在这个大草棚里排练交响乐。我在他们对面的砖瓦厂劳动、学习，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和工农兵融为一体的人。我和交响乐团隔一条不宽的河，河水很干净，有很多鱼，也可以游泳。这一条河的两边都是农场，我和交响乐团都生活在农场的土地上，我们可以隔得这么近，交响乐团也和普通的人们和土地融为一体，农场在海湾边，我们都和海的鲜美气息融为一体，那真是一个非常特别、认真想一想，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年代。

对我来说，非常有趣的、令我激动的是，我经常在下午的时候可以站在这个大草棚里看指挥家指挥交响乐团的排练。指挥家个子不高，已经脱发，浑身都在音符的起伏里，整个的神情和手势都是旋律，眼睛里全是音符，像一个神情和手势的舞蹈家，我心里幼稚又热烈地感叹道：怎么指挥得这么好看！

我听不出乐器的之间的配合，好像听得出，其实根本听不出每一种乐器的独

## 阿婆和花

曾婷

在近20年的独居生活中，阿婆养过一条狗，养过三只猫，后来便只养花。现在想想，应该是年事太高后，气力不足以侍弄猫狗，只能以花草为伴吧。

阿婆种得最多的是凤仙花。我小的时候，家门口没地，凤仙花种在菜园的一角。阿婆种菜，我就在角落里捏挤凤仙花的籽，让它们在手中爆开，乐此不疲。后来起了新屋，阿婆把凤仙花的种撒在大门的两边，凤仙花就开成了左右护卫花使；阿婆把花种撒到墙角，凤仙花便开成了一排花队；慢慢地，凤仙花犹如得了某种特许，长势迅猛，终于把整个屋子都圈在了它们的势力范围中。那些年里，阿婆总是走过一片红的、粉的、白的凤仙花丛去菜园，空着手去，带一把绿回。

阿婆种的最后一种花是桂花，那一年她82岁。有一天回家，我发现院子东边角上多了一棵桂花树，二手指粗细，一人见高，实是瘦小，阿婆说是她花了80元钱买的。她说，桂花树长得快，三年就会开花。谁知挨不到三年，84岁的阿婆病倒在床，被接到二姑家照顾，离开了老屋。其间，因老屋拆旧起新，桂树暂时移种到别的地方。四年后的夏天，阿婆在离世前一天被运送回家，那时新房子刚盖了一层楼的顶，算是有了一个房子的模样，阿婆在四年的坚韧等待中，终于回到自己守了一辈子的家中。阿婆离世前二十天，我到二姑家看她，终于要走的时候，阿婆还想从床上起身送我，她把双腿移动着挂下了床沿，左右腿互相轻轻碰了几下，笑着看着我：“看，两条腿都好动了，等你下次回来我就能下地了！”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期待离开了阿婆。

阿婆离开了我们，我未能见她最后一面。新房建好后，桂树又移植回来，种在菜园墙边，时已高二尺许，地虽缺肥，树仍挺直向上。又过了三年，我们回到家中，进到院子走向菜园时，便闻到隐隐的甜香，阿婆的桂树开花了！这一棵桂树是阿婆留给我们今生的纪念。满院桂香的时候，阿婆的气息便弥漫在空气里，萦绕着她守候一生的家。

自表达力，但是我几乎一一记牢了每一种乐器的名字，记牢了那一位年轻的第一小提琴手，而且我看得出指挥家对他的喜爱，每当开始排练，第一小提琴手站起来拉出了定音的音符的时候，那真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些年后，第一小提琴手去美国了，后来又回来了，我都注意着他的行踪，因为他是我看见的第一个交响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指挥家很喜爱他，我也喜爱他！

这便是一个年轻人的记忆的滑稽和可爱，一个人不年轻后就很难再这样了。

我从来没有和砖瓦厂的人结伴去看指挥家的排练，总是独自去，也从来不对任何人说，我今天下午去看排练了，那天下天好像都对这样的事情不感兴趣。当然，我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感兴趣，反正我一次也没有看见熟悉的人站在大草棚里看排练，也许别人也一次没有看见我也站在那儿看排练，我都不知道，我们后来也没有任何的交流，我只记得我在那儿，我喜欢看指挥家浑身充满旋律的指挥，看着第一小提琴手站起来定音，然后演奏。但我记不得那是春天的日子还是秋天的日子，我能记得的几乎只

## 子涵夜话

子涵

1990年我从台北去了纽约，2005年又迁到上海。几次跨洋迁徙，让我在很多时候是个外来者，是新人，需要对别人介绍自己。我滔滔说着，用这个譬喻那个象征，最重要的是说彼此的同和异，如此让对方更容易理解，我也更理解对方和身处的新世界。或许，这种努力融入当下环境和语境的经验，让我成为一个写故事的人。

最近重读李义山绝句：“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在短短二十字里，我看到一幅既悲且艳的印象派油彩，读到恋慕、执着和追求，这些竟然如此贴合多年来的第二故乡写作的心情。

对羁旅之人，那像春日般令人向往的是怀念的原乡，它不断在向后隐退，你不再拥有它的现在和未来，只有过去还魂牵梦萦。美好的春日又何必不是此刻安身的他乡？它跟你有心灵和文化上的距离，咫尺天涯。写作者无论是在笔下追索那不断隐退的原乡，还是试图把异乡拉近融入，都是春日里黄莺的啼叫，虽然动听，但是夜幕即将四合，所余不多的时光在不断地流逝。距离上的遥远，时间上的紧迫，于时空双重的焦虑下，写作者还在拼命啼唱，啼出了血泪，为的是沾湿最高处的那朵花。这朵最高花，到底是什么样的奇葩之花？

时间和空间，这是每个写作者笔下要处理的问题，更是在第二故乡写作者的自我诘

问。嘶嘶流逝的时间，改变着写作者对原乡和异乡空间的感知。总有那么一天，你发现你只能叙说对原乡的回忆，而异乡悄悄进入你，成为你的现在。至少，这是我的经历。

来到上海之前，我没有想象过中国大陆文坛是怎么样的一种机制和样貌，一无所知也就一无所知，唯一在意的，自己是否能继续写作。初抵上海，一人不识，不知道有什么文学期刊，也不知道如何投稿。幸而故交庄信正老师从美国来沪，庄老师跟学者陈子善老师熟识，借住陈家时提及我。陈老师约我见面，就着洋气的咖啡和鲜奶油蛋糕，开口便问我想不想在上海投稿？热心肠的陈老师帮我递了两篇小说给《上海文学》，两篇小说同期刊出。几年内，《上海文学》和《小说界》分别发了我十篇小说，我的发表园地也逐渐向南向北拓展，天地越写越宽。

一开始，我采用台湾人的视角，一个外来者的眼光，这是我最能掌握的视角。但是它并非没有挑战性，因为小说人物不是活在真空或想象中，他活在今日的大上海，对上海的一切，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到城市样貌，如果没有

## 序跋精粹

序跋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我在地处上海老城厢的南市区政府服务，曾经应约到杨浦区参观并和区领导促膝交谈，一个笑说：“老南市，难！”另一个也笑说：“大杨浦，破！”（上海话中的浦字，读音近似破字。）我们两区的同志，都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但皆充满信心，相互交流了做好区政工作的切实措施……

时间老人的脚步显然加快了！上海城市的面貌在日新月异！

这次我和几位文朋书友，应邀来到五角场地区参观学习，直感此地的面貌早已焕然一新！

面对林立的高楼、宽敞的道路、繁茂的商业街市、郁郁葱葱的街头绿地、富有文明气息的居民楼道，处处呈现着蓬勃生机和文明气息……无不使人有今非昔比之感，实在难以寻觅记忆中那些旧时的景象了！

我一直认为，上海原本是地处祖国东南沿海的一片汪洋，由于大自然神奇的手，将以主要从长江流域挟带而来的泥沙，逐渐地在东海之滨淤积成了滩涂湿地，继而先后出现了两个小渔村，随后渐渐有了名曰“上海浦”、“下海浦”的集

都产生了美好、深刻的印象。

先说两部原创。

沪剧是本地唯一的戏曲剧种，上海推出沪剧，理所当然。百多年来，沪剧从乡土小戏演变为都市大戏，靠的是题材的拓宽、主题的提炼和艺术的提升。沪剧《敦煌女儿》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以敦煌学学者樊锦诗的心路历程为主线，展现了代知识分子爱国奉献的精神品质与忘我求索的科学态度。

上海是中国话剧诞生地，从第一部戏开始就闪现出“思想的雷电、精神的光”。此次上海推出的话剧《追梦云天》，便继承和弘扬了这一优秀传统，以中国商用飞机C919试飞为故事情节，展现老中青三代“大国工匠”四十年来锲而不舍、攻坚克难的历程，理智与情感交融、论理同抒情互通，具有强大的时代

## 在第二故乡写作

章缘

问。嘶嘶流逝的时间，改变着写作者对原乡和异乡空间的感知。总有那么一天，你发现你只能叙说对原乡的回忆，而异乡悄悄进入你，成为你的现在。至少，这是我的经历。

来到上海之前，我没有想象过中国大陆文坛是怎么样的一种机制和样貌，一无所知也就一无所知，唯一在意的，自己是否能继续写作。初抵上海，一人不识，不知道有什么文学期刊，也不知道如何投稿。幸而故交庄信正老师从美国来沪，庄老师跟学者陈子善老师熟识，借住陈家时提及我。陈老师约我见面，就着洋气的咖啡和鲜奶油蛋糕，开口便问我想不想在上海投稿？热心肠的陈老师帮我递了两篇小说给《上海文学》，两篇小说同期刊出。几年内，《上海文学》和《小说界》分别发了我十篇小说，我的发表园地也逐渐向南向北拓展，天地越写越宽。

一开始，我采用台湾人的视角，一个外来者的眼光，这是我最能掌握的视角。但是它并非没有挑战性，因为小说人物不是活在真空或想象中，他活在今日的大上海，对上海的一切，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到城市样貌，如果没有

## 海浪花香五角场

耕夫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我在地处上海老城厢的南市区政府服务，曾经应约到杨浦区参观并和区领导促膝交谈，一个笑说：“老南市，难！”另一个也笑说：“大杨浦，破！”（上海话中的浦字，读音近似破字。）我们两区的同志，都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但皆充满信心，相互交流了做好区政工作的切实措施……

时间老人的脚步显然加快了！上海城市的面貌在日新月异！

这次我和几位文朋书友，应邀来到五角场地区参观学习，直感此地的面貌早已焕然一新！

面对林立的高楼、宽敞的道路、繁茂的商业街市、郁郁葱葱的街头绿地、富有文明气息的居民楼道，处处呈现着蓬勃生机和文明气息……无不使人有今非昔比之感，实在难以寻觅记忆中那些旧时的景象了！

我一直认为，上海原本是地处祖国东南沿海的一片汪洋，由于大自然神奇的手，将以主要从长江流域挟带而来的泥沙，逐渐地在东海之滨淤积成了滩涂湿地，继而先后出现了两个小渔村，随后渐渐有了名曰“上海浦”、“下海浦”的集

感和现实的感召力。巧的是，这两部戏都以科学工作为题材，以科学工作者为主角。我想，这当然与“科技兴国”的国策密切相关，体现了上海舞台艺术工作者“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念。

再说三部改编。人偶剧《最后一头战象》改编自沈石溪同名小说，为表现抗暴、反战、民族融合、敬畏生命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等多重主题，主创相应采用了多种艺术语汇，在继承传统中实现创新，在宏大叙事中追求精微表现，手法独特，场面宏大，令人震撼。

同样是表现和讴歌中共地下党人的高尚理想、坚强信念和牺牲精神的作品，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既出自影片，又跳出影片，用新颖而又令人备感亲切的舞蹈语汇和舞美设计令人感动和震撼；京剧《北平无战事》对电视剧的

## 无可无不可，天下皆通途

放下贪世念，一篙赴江湖。

一定的了解，就无法构建一个有说服力的小说世界。你还必须对大历史有所认识，因为人物是从过去走到现在，他个人和家庭的过去，你可以蜻蜓点水，但每次点水都要在点上，每一块建构的砖石，都要经过细细打磨和挑选。这样的书写，比起在原就熟悉的文化和环境里写作，少了信手拈来的自信，多了临渊履薄的小心翼翼。

我慢慢写，在精不在多，重要的是写出一篇能立起来的作品，而不是数篇浮光掠影的刻板印象。在上海的时间长了，我终于不需假借外来者的视角，可以直接书写第二故乡了。我的故事就这样自由发生于台北纽约上海三城，这本书精选了其中二十篇，见证了我在短篇技艺和承载量的偏爱，对人生由青涩到成熟的理解，即使写的是都会里的女身沉浮，说到底还是一幅幅人生的速写剪影。

作为一个写作者，写作版图的几经置换和变迁，无疑是个不小的挑战，但是我总相信，没有什么“更好的写作地”，只有“最好的写作地”，那就是写作者当下的所在。如此，我在第二故乡写作，于于少有人迹的路上，接受从创作到发表的各种考验，转眼二十余载。而我所追求的，不过就是几篇能跨乡越界、引发不同族群共鸣的好作品。对我而言，这就是那个奇葩的“最高花”。

本文为《春日天涯》作者自序，2019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画) 老树

## 十日谈

我与十二艺术节

《敦煌女儿》，八年历练，换来今日绽放。

责编：杨晓晖